



明信片里的秋

◆郭宗忠

北京的秋天任意截取一个方寸，都是最美的风景。我随意拍下的照片，朋友说，都像是一张明信片。

在西郊线颐和园西门站外的一小片黄栌树林中，我等待朋友过来赏秋。朋友说，得推迟一小时才能到。我没有因朋友的迟到而抱怨，反而窃喜有了独自欣赏这片黄栌树林的时间。

我找到前天还是斑斓的那片黄栌树叶，此刻整片叶子已经通红。这让我想到冬日炉子里烧到快要熔化的炭火，它们是那样炽烈。炭火在私语，黄栌树叶也在私语。蔚蓝的天空，映衬着这些树叶的纯粹。

每一片树叶走过各自不同的一生，叶面上也留下独一无二印记。有狂风击打、暴雨袭击、虫子咬噬，也许还有调皮的

孩子的撕扯，但它们都坚持到了秋天。我舍不得把这些叶子摘下来，于是拍下照片，再发在微信朋友圈，与朋友们分享这秋叶之美。

在秋叶红时，稻子也成熟了，京西的稻田全部黄澄澄的。在城郊有这样的稻田是稀有的，既可观光，也让城市里的孩子认识了稻子，一举多得。

鸟儿们啄食着稻粒和浆果。黄鹂、乌鸦、白头鸭、灰椋鸟在秋光里闪亮登场，恰到好处地间奏和鸣。

你会看到稻田后的背景里迁徙的雁阵，还能听到鹤鸣。玉峰塔如巨型毛笔一般，仿佛随便蘸一下阳光、昆明湖和团城湖里的秋水，挥毫一番，都能描绘出眼前的画幅。我走在林荫小道上。落叶的簌簌声，

木瓜树黄的红的树叶，槐树细密的小黄叶，高大的悬铃木……不用你去分辨，哪一种都是美的。我甚至想把自己种在这些花草树木之中，成为它们其中的一棵，永远守着这一片土地，成为美丽的风景。

那些小的云杉树从落叶底下钻出来。它们在离大的云杉树百米的地方，应该是风吹来的种子。也许多年以后，这里也会成为一片云杉树林，会有更多的松鼠在这里安家。我还拍下了满树熟透的海棠果，拍下了竹亭外金银忍冬树的小红果，那些果实引来一群群欢喜雀跃的小鸟。

我抬起头来望向西山。透彻的阳光下，光影里的山已经层林尽染，我也把它们拍下来。我要把这些风景的“明信片”，快递给远方的朋友。

“帮我写篇文章”

◆李伟明

久未联系的M同学忽然给我打电话，在我看来，同学也好，老乡也罢，都是上天安排的，其实未必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谁要做你的同学或老乡，又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你有什么办法？因此，同学或老乡之间没有联系是很正常的。“朋友”就不一样了，那是自己后天找的，自己可以决定。所以，寒暄之时，我就在想，M同学素来与我仅仅是同学而已，并未到“朋友”的份上，这次突然想起我，大概会有什么事儿呢？

M同学在外地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他所在的城市与我毫无渊源，他的工作与我没什么关联。M同学并没有读书写作的兴趣，在工作之余也和我谈不上什么共同话题。如今大家的时间都是宝贵的，要说他专门腾出几分钟来问候我，我是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果然，该说的套话说完之后，M同学亮底牌了。他说：“有个小事要麻烦你一下。我正在准备申报某某荣誉，根据有关条件，如果在报刊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的话，分量更足，把握更大。没办法，只好请你这个才子帮我写篇文章，我到时找路子发表一下——不过时间要尽快。”

我一时哭笑不得，问他：“为什么要我

写？你自己怎么不写？”他爽朗一笑，说道：“我哪有时间写文章呀？这种事，也就你最合适了，当然找你呀！”

我努力控制情绪，说道：“原来在你这个干大事的人眼里，我的生活是这么的空虚，以致要麻烦你来安排事情给我做了。你一个每年可以随时休假的人，给我这个连双休都不能确保的人比时间，真是够有底气了。这件事，依我看，还是你自己最合适。”

M同学没有听出我的不快，还在笑嘻嘻地说：“你不就是喜欢写文章嘛？这事对你来说，小菜一碟了。你也知道，我从来就不爱动笔，怎么可能去干这种事呢？”

我不想与他继续纠缠，正色说：“既然自己不喜欢，何必勉强别人，又何必强求这样的荣誉？并非每个写文章的人都如你想像的那么清闲、那么随便，这事到此为止，不再说了。”

挂了电话，不禁悄然叹息：唉，因为写文

章的事，又得罪一个人了。的确，我不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情，从大学时代开始，就经常遇到嘴一张，叫我帮忙写各种文章。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对写作这行为毫无看重之意，对文章这东西也很是不屑，认为就是个随手可扔的敲门砖而已。有人甚至如此作豪爽状：“文章发表以后，稿费还是归你。”好像这已是莫大的恩赐。偏偏我这人信奉“言为心声”，十分讨厌做这种捉刀之事，也看不上这种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之事，所以毫不犹豫一概拒绝。

多年前，我上班，写稿是我的工作，有些人不理解写作者的原则，信口叫你帮忙造假，倒也可以理解。后来，那些同级别的人连自己使用的文稿都要别人去写了，竟然还有人假思索就开口让我给他写个人所需的文章。我想，自己真是成也文章败也文章，只要还在写文章，大概就会被归为无聊之人的行列。这些人为什么动辄叫人家代笔？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写作就是一件

极其随意之事，根本不需要付出精力和心血。所以，其心里是很不在乎此事的，甚至认为自己给谁一个任务，还是给了人家锻炼的机会；认为文章就是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天下文章一大抄，与其自己抄不如让别人替自己抄，请人代笔这种行为也就毫无羞耻可言。

很抱歉，关于写作，我就是这么机械，既要维护写作者的尊严，也要维护文章的尊严。写作不是工厂的生产流水线，想写多少就有多少；写作也不是小孩子捏橡皮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换了我，如果自己写不出，即使别人诚心诚意送一篇作品给我，我也不接受，因为那不是我的东西，受之有愧。同样的道理，我要将自己写好的东西奉送给别人，对不起，我也没那么大方，哪怕这些文字再低劣。

对我来说，写作就是这么一件有原则有底线的事，要么不写，要么认真写。如果要我违背内心去码字，或者摒弃写作者应有的立场去为沽名钓誉破坏公平之类的行为推波助澜，我宁愿选择出卖体力，去工地打土方或拉大板车。这些虽然辛苦，但总比出卖灵魂要高尚。

所以，为了相互不红脸，也为了让我少得罪人，“帮我写篇文章”之类的要求，就别在我面前提起了。

诗四首

宿命

◆田中祥

一切平静
我看到尚未褪去青涩的平原
铺展到天边的孤寂与苍茫
唯一而动的风
被一双翅膀悬在空中
久久未落下
相对不懂风情急欲离开这辽阔
停在正午河谷的牛车
背负着稻谷
它一定感到了重
深入骨髓的凉
整个天空都压下
仿佛那淡蓝色
藏着我们挣脱不掉的
弯腰接受的宿命

船的欢乐与悲哀

◆王君

我是一艘船
从远方的孤岛来
眼前这片港湾
温暖 热情
又固执 轻轻环绕我身旁

海底隐秘的水花 无声地激荡
我的船弦被雷鸣般的欢乐
摇晃 海底的火焰里
我试探徜徉 片刻的沉醉
也会将我灼伤

船帆在风里呼呼作响
再次启航 孤舟害怕羁绊
一艘船 荡向灵魂里的远

午后郊外

◆闫立新

一个人与身边的河
谈起静水深流
那些岸边的草木
经历的风霜不比我省
那些林间小兽
和我一样有着类似的世俗悲欢

远处的白野菊
像覆盖在山上的霜粒
有那么一刻
我的神思是出游的
想让静默的
成群结队的石头在阳光下沸腾

而一棵苍老的树
同我一样 曾立意高远
如今也偏安一隅了
它慢慢地腐朽
我静静地熬着粥香
它慢慢地锐气减去
我静静地看水花
在锅里开出水深火热的波纹

秋灯

◆蒋炳峰

是风还是时间
用手把无需赘述的叶剔除干净
也许是去轮回回报土地了
连最低处打盹的那枚 也没留下

流水潺潺的时候
高山上 笛箫合鸣
演奏着远古爱情的故事

倏地 一个个红灯笼点了起来
相依的心 远离暮色
秋阳余晖沐浴白沙一袭
是悲是喜 都是万般美好

是彼此感染 还是遇到知音
溪水清澈濯涤心灵
柿子的脸更红了

庭院花香

◆张金刚

闲暇时最爱在老城穿行，幽深曲折的老街串起一座座老房子，老院子，那隐于庭院内的缕缕花香，浸润着岁月的味道。

我寻香而去。庭院或已搁置，但从门缝看，小院内的花开得正艳。庭院或仍有人居住，花儿有人打理，我欣喜地发现低矮的土坯院墙上，有喇叭花、四季海棠以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它们色彩缤纷，为老墙镶了花边。

我举起手机准备定格这美景，一位老人提着水壶走入画面。花白的头发，红润的脸，目光透着爱怜，仔细地浇水，似呵护自己的孩子，又似与朋友交流。偶然抬头看见我这位爱花之人，便招呼我进院子赏花。院子内，真是花园，墙根下红的、粉的、黄的、白的花儿正在怒放，花香馥郁，令人沉醉。我惊讶、赞叹，忙着弯腰、聚焦、拍摄，老人见到爱花人，如遇知音，格外高兴。

我和老人简单交谈，老人说：“这些花我培育了8年，浇水、施肥、剪枝、捉虫……就当活动筋骨。孩子们回来，也总是拍个

不停，夸花漂亮，我就养得更起劲。可今年他们忙，花都开了，还不回来。”看见老人的神情开始伤感，我离开时约定过几天再带孩子来看花，老人又开心起来。

我想起父母，想起老家院子里的花香。母亲也在墙根养花，最爱月季，如今已是月季成片，花开似锦。还有极具庭院味道的蜀葵，生命力很强，随手丢下种子，就萌发、滋生一片。还有一种“烧火花”，夏秋时节，每到傍晚烧火做饭时，花便“扬起”红的、黄的小喇叭，热闹闹闹。孩子们把花制成天然的颜料，用来涂鸦，这画面已植入我的童年记忆里。

家乡有很多花树，老槐树每年都会花香四溢；李子树每年都会繁花落尽、李子满枝。

还有那篱墙上攀爬的黄瓜、丝瓜、南瓜、扁豆，都会开小花。庭院里还有紫色的牵牛花、火红的鸡冠花，不远的山边也有杜鹃花、山茶花……朴素的农家小院，因为有花，更加生机勃勃。

我爱花，也许就是儿时的家给了潜藏的“基因”，我喜欢老城老院，喜欢寻花拍花，也是因为对家的思念吧。

种了满院之花的人，我是乐意交往的。满院花香，昭示着庭院的主人勤劳温和、热爱生活、有情有趣的品性。闲暇之余，精心侍弄这些花草，它们又回报绽放、勃发的美丽，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在花丛中，伴着花香，或品味书香，或品味茶香，或品味饭香，当馨香盈怀，心也会随之变得舒展、宁静、柔软。如果身边还有最爱的人开心围坐，边赏花、嗅花，边谈心、交心，这便是烟火生活中的浪漫。

向往花香的人，如果没有庭院，也会在自家阳台或天台种花，以寻找、寄托埋在心底的美好情愫。

庭院满花香，生活有情趣，这便是我情之所至、心之所归的向往。

最美的了。

那一刻，风徐徐吹来，吹落了几片枫叶，舞动着，旋转着，像极了上下翻飞的蝴蝶。我顺手接住一枚，是九角枫。我知道，枫叶变红是对自然界压力反应的结果。秋风渐凉，早晚温差变大，自然的这种张力给了枫叶足够的压力。枫树有着适应这种变化的本能，它的叶子变红，可以起到避光剂的作用。如此一来，叶子们就可以在树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让树木吸收到更多的营养。

告别这对小情侣，再转一个弯，豁然开朗，眼前就是关门砬子水库了。水库两岸的枫叶，映照在一碧万顷的开阔水面上。望向两侧大山，树木繁多，树种多样，各色树叶交织，呈现塞外人们交口称赞的“五花山”模样。绿、白、黄、红、紫五种颜色，在此尽情涂抹、挥洒，造就了秋的盛景。

想要见到如诗如画的五花山，需要天时地利。关门砬子水库岸边山林处于针阔叶林混交地带，天气的变换把这里变成了自然的调色盘。秋日的关门砬子水库，恍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若是在中秋之夜望去，真有些像刘禹锡笔下的盛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中秋的月亮，大若银盘，只是月夜清冷，银灰洒遍大地，犹如铺满寒霜。

走向湖边，湖面波澜不惊。湖面静止时，湖水中是裸裸枫树的倒影。各色枫树临水梳妆，静看各自模样。这同河岸边看枫叶不同，毕竟眼前的山与湖更开阔，枫叶落到湖面更醉人。

枫叶飘落，犹如烟花绚丽而过。从村头的一行行一排排，到湖畔两岸的漫山红遍，关门砬子的红叶已随着告别河的水，让这个秋季愈发醉人。

秋之枫

◆袁恒雷

从8月下旬开始，长白山麓、松江畔的小城吉林桦甸，树叶渐次染红了脸蛋。走在日常来往的这段路上，看树叶从翠绿逐渐变成红绿黄相间的五彩斑斓。金秋时节，红叶是大地保留的节目。无论是大片山谷，还是乡村小道，秋风拂过，叶子就跟着红了。

在众多红叶中，枫叶尤惹人喜爱。我最熟悉的枫叶在小城外的一段路上。那段路是我回父老家的必经之路。

每次回乡，我都可以尽情欣赏枫叶之静美——最美的还是环绕关门砬子水库的那一段旅程。从上游蜿蜒而至的告别河，流到关门砬子村头的酒厂屯时，就正式开启了红叶之旅。只见两岸苍山相对开，红

